

梅花引(外四首)

□徐玉娟

一到冬天,我就想念雪
一看见雪,我就
想起梅。踏雪去看梅
一下就到了唐朝
眉头印有梅花的女人
正朝我微笑。白雪消融
像怀抱琵琶的女人,弹拨的
相思曲。我在一棵梅花树下
恍恍惚惚,沾上一身
梅花的香气
仿佛刚从唐朝回来

《磁之歌》

小寺隐在山腰上
像遁迹人间的得道高人
牧羊人赶着羊群
上山,好似一位故人
过来探望。风吹到山脚
没了踪影,云游荡到山头
就不想走了。我在蒋山的歌

声里

重建了江山
拄着一句句歌词,扶着
一粒粒音符,像一朵小雏菊
沿着山阶,向上爬去
寺院里的钟声,飘下来
像拂尘,拂去我眼睛里的尘

埃

《你看,谁在逆风而行》

风从对面吹来。把风吹向
我。

我的影子,被吹倒在地上
仍被我拖着
像拖着一段用旧的时光

咳嗽,猜忌,
不再被提及的爱。新生的啼

哭

仿佛闪电
留在人间的印记

迎面而来的玉兰、梅花

小镇年味浓

□张春华

大年三十响午时分,我开着小电
动车去离家300米外的小镇大街上办
事,按惯例此时街上行人不会很多的,
谁知抬头一看傻眼了:车水马龙,人头
攒动!原来就地过年,非同寻常。

咱家世代居住在江海平原一个
小镇上,论面积只能算是弹丸之地,
但实力荣膺省经济强镇行列,这主要
得益于镇上有一条完整的家纺产业
链。君不见,有十几个民族、十多
万外地人在这里或打工、或办工厂、
或开网店,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往年一过腊月二十,外地人就纷纷
离开回老家过年去了。这时候热闹
的小镇就像按下了慢进键,人少了
车少了道路变宽了,对此小镇居民
一下子还有点不适应呢!

春节过后,特别是过了元宵节,
这些外地人又带着一家老小蜂拥而
来,后面还跟着一群慕名而来“淘金”
的亲戚朋友来此安营扎寨,小镇越发
闹猛了。他们仿佛是一群候鸟,春节
前去春节后来,周而复始。

今年春节,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当地政府鼓励大家就地过年。绝大
多数外地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
学业,自觉地留下来与本地居民
一起过大年。于是小镇年味更浓,
人气更旺!

穿过车流人流,我来到十字路
口全镇唯一的报刊亭买《扬子晚
报》。曹姓店主是我多年的朋友,当
年我办厂时常常请他运送货物。一
次车祸留下后遗症,为了生计,他开
了这家小店,买卖一直不温不火。
牛年春节将至,生意刹那火爆起来
了。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根同源,
过年风俗习惯也相近,贴春联、年

画、福字,一样不能少。区区小店涌
进天南地北的顾客,令店主夫妇应接
不暇,乐得合不拢嘴!据营业员说
是前几年同期的5倍之多。这也许是
老天的眷顾和生活对坚守者的馈赠!

转身来到农行,两只取款机前
排起了长队。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位
少妇手抱一个小孩,身后跟着两个
女孩,想必是一家人。我饶有兴趣
地挤过去,仔细打量一番,少妇笑吟
吟地告知,她是徐州人,在这里自产
自销四件套,三个“千金”全部出生
在这里。望着眼前几个欢蹦乱跳的
孩子,我不由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
的孙女,她跟她父母留在长沙过年
了。我那年近四十的独子是第一次
没有和我们一起欢度春节,他放心
不下,几乎天天电话联系或视频聊
天,我告诉他:“好着呢!瞧,有这么
多兄弟姐妹和孩子们陪着,爸爸老
妈并不感到孤单。放心吧!”

已是大年三十的下午三点,我
整理家居时发觉急需一只大纸箱,
家里和邻居家都找不到,只得急匆
匆地去熟悉的“红兵批发部”索要。
只见该店铺内外一片沸腾,平常只
需一个人看店,这天五六个人也忙
不过来。操着不同口音的人挤进来
买买买,鞭炮、焰火、礼品等都是抢
手货。回家路上,有人递来消息说,
镇农贸市场肉摊上早已空空如也。

随着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一零
点钟声响起,在小镇上过年的各族
同胞不约而同地燃起了鞭炮烟花,
时间之长、响声之烈是我60多年来
从未遇见过的,这不正是乡村所特
有的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的隆隆礼炮吗!

紫琅
诗会

梨花。这些早春的高洁之物
像不断涌来的祝福
我每每抬头,就像获得重生

《我一刻也不敢松懈下来》

楼下马路上的汽车
像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往往
织着忙碌的生活
我安静地躺在夜的波浪上
似乎能听见地球旋转的声响

此刻,小石头在装满水的瓶子
里

呼吸轻松。而楼下马路上
汽车永不停息的
奔跑声,让我一刻也不敢松懈
下来

即使在梦里,我也在
练习奔跑,骑一匹枣红的骏马

《暖阳羽毛抚挠的春痒》

至少有六种鸟鸣愉悦了
我的耳朵。至少有六十对翅膀
抚挠了我的视线
微风摇落暖阳的羽毛。小草
和麦苗扭动着叶子
仿佛,咯咯咯地笑出声来。

白鹅、灰鸭
此起彼伏的嘎嘎声
又让宁静的河水
荡开微澜。在村庄的田埂上漫

步

好像我也是一只从异乡
飞回的大鸟,此刻
正收起翅膀,栖息在村野之上
任白云于树梢间
垂下衣袖,抚挠我的眉头
谈论春痒。一辆黑色轿车
从我左边开过
排气管口吐出的烟雾,和乡村
的炊烟

混在一起
春光似乎,左右逢源

心窗
片羽

雪后赏景

陈顺源

王莉妹妹,我荐你当全国劳模

□王鸷翀

为了表明本人对本文百分百
负责,为了证明我确实是王莉同
姓,我不署笔名,用个真名。当
然,用笔名也文责自负。

言归正传。这几天我王莉妹
妹可红了,比茅台酒喝高了还
红。一夜爆红也是被酒局闹的。
因候选“茅台院士”,被全国网民
口诛笔伐。要我说呢,妹妹,你就
别参选什么院士了,人家推你固
然也有道理,但其动机未必就纯,
说是为你好也不一定全是,把你
推到风口浪尖上,你一人承担的
压力比任何人都大。

以茅台酒家的身份候选工程
院院士,你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好
像是我们南通籍的季克良先生。

寻牛记

□马毅平

“爸爸,今年是牛年,我突然
想去看一看牛!”女儿拉着我的
手,眼中流露着渴望的目光。

“好的,等明天爸爸带你去
吧!”“太好了,太好了……”女儿
欢天喜地跳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往日爱睡懒
觉的女儿,早早地穿衣、洗漱完毕
站在了我的房间门口。吃完早
饭,我们一家三口便从城东出发,
朝着记忆中的农村老家而去。

我的老家是小城过去郊区下
面的一个小村子,但她却有着一个
霸气十足的名字——“龙潭村”。
那时候的龙潭村,没有发达的交
通,没有特色的产业,只有一群
不愿离开的老龙潭人带着另一
群不愿离开“老弱病残”,牵着一
头头老牛耕耘劳作在那一块贫
瘠之地。累了的话,人和牛就歇
息在龙潭畔,人三五成群坐下,聊
着一代代传下来的“白龙救母”
的亲情感事,而牛或在水边俯首
饮水,或躺卧青草之间,或细细反
刍嫩草。那一刻,天和地、云和风、
人和牛安详而静谧。

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村里的
老一辈们总是这样鼓励孩子:“好
好学习,争取考个好学校,以后到
城里去找份好工作,成个家;我们
没文化,又老了,只能在这儿守住
这个老家,若你们孝顺,有空就多
回来看看我们!”

后来,我考学离开了老家,进
了运河对面的城里上学。临别
时,母亲说:“那条运河就像一道
龙门,一边是城里崇川,一边是农
村港闸;孩子,你就像一条鲤鱼,
鲤鱼跳龙门,跳出的更是我们一
个家庭的希望!”这一走十多年,
是幸运的逃离?是所谓的成功?
还是对老家的愧疚?我的内心很
乱,一直以来也是说不清楚。

“爸爸,你看这是什么地方好
美啊!”女儿的连连惊叹声,将我
飘浮于半空之中的思绪从老家的

回忆中带回到现实。我将车缓缓靠
边停下来,推开车门,走到一座亭桥
之上。虽说朋友圈早已见过这新建
的白龙湖,但有些美景,你不身临
其境,永远无法体会到那种震撼,不
经意间感叹而出:“清晨归乡寻牛
去,如此美景难以拒,亭桥倒影白
龙畔,烟雨朦胧新龙潭。”

“唉,妈妈,你听,爸爸又在假
装文人墨客吟诗作对了!”女儿笑
。我回过头:“请原谅爸爸这一点
点想做诗人的虚荣心!”

“这不是城里人——小马吗?”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忙
扭头,寻声望去,一看,原来是村
主任老严!他正带着几位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在路边捡垃圾、打
扫烟花爆竹的纸屑。

“严主任,你就别笑话我了,
啥城里不城里人,别忘了两个区
已经合并了,我们都是新崇川人
了!”我开着玩笑说着。

“小马,今天带女儿回老家是
想逛逛白龙湖吗?”

我笑着忙解释道:“主任,今
年不是牛年嘛,女儿让我带她回
来寻找真牛!”

“小马,现在要找真牛,这个
呀,还真有点难;科技每一秒都
在改变着世界,好多年前农村就
不需要牛去辟地了,取而代之是
一辆辆科技智能、动力强劲的
“铁牛”!不过你等会儿,我给你
打几个电话问问原来养牛的人
家!”

主任转过身,一边踱步一边
打电话,几通电话过后,只听见他
说了一句“好的,好的,谢谢了!”

主任挂完电话,笑着说:“小
马,终于帮你联系上了,隔壁通
川区有户人家的牛,正借在崇川
区一商场做牛年促销的“模特”
呢,你可以带孩子去看!”

女儿一听,立马喜笑颜开,
随即拉着我的手:“快走,快走,
爸爸,我们回城里找牛去!”

在女儿半拉半推间,我来不及

这里,就有甜瓜劳模、水果劳模、
养猪劳模,哪一个都不比你强。更
何况,要当全国劳模也绝非易事,
同样层层把关,是党中央国务院
给劳动者的最高荣誉,五年才评
一次,不比茅台酒出产前的窖藏
期短。

至于院士,恐怕是贵州和茅
台比你更想当,当上了便钱生钱
更有钱。可这回事与愿违呀,你
候选院士尚未尘埃落定,茅台股
份应声下跌,据说市值蒸发了xx
亿,真是蒸“溜”啊。真要想当
院士,让外人又插不上嘴,我建
议成立茅台研究院或中国酱香酒
研究院,不要说当院士,当院长
都不在话下,还能让想当院士的
兄弟姐妹集体过把瘾。此计如何?

妹妹啊,听哥一句劝,让你在
酒界大姐大的作为和威望,你当
个全国三八红旗手、巾帼标兵,
乃至全国劳动模范,都没人说三
道四。我们

回忆中带回到现实。我将车缓缓
靠边停下来,推开车门,走到一座
亭桥之上。虽说朋友圈早已见过
这新建的白龙湖,但有些美景,
你不身临其境,永远无法体会到
那种震撼,不经意间感叹而出:
“清晨归乡寻牛去,如此美景难
以拒,亭桥倒影白龙畔,烟雨朦
胧新龙潭。”

“唉,妈妈,你听,爸爸又在假
装文人墨客吟诗作对了!”女儿笑
。我回过头:“请原谅爸爸这一点
点想做诗人的虚荣心!”

“这不是城里人——小马吗?”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忙
扭头,寻声望去,一看,原来是村
主任老严!他正带着几位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在路边捡垃圾、打
扫烟花爆竹的纸屑。

“严主任,你就别笑话我了,
啥城里不城里人,别忘了两个区
已经合并了,我们都是新崇川人
了!”我开着玩笑说着。

“小马,今天带女儿回老家是
想逛逛白龙湖吗?”

我笑着忙解释道:“主任,今
年不是牛年嘛,女儿让我带她回
来寻找真牛!”

“小马,现在要找真牛,这个
呀,还真有点难;科技每一秒都
在改变着世界,好多年前农村就
不需要牛去辟地了,取而代之是
一辆辆科技智能、动力强劲的
“铁牛”!不过你等会儿,我给你
打几个电话问问原来养牛的人
家!”

主任转过身,一边踱步一边
打电话,几通电话过后,只听见他
说了一句“好的,好的,谢谢了!”

主任挂完电话,笑着说:“小
马,终于帮你联系上了,隔壁通
川区有户人家的牛,正借在崇川
区一商场做牛年促销的“模特”
呢,你可以带孩子去看!”

女儿一听,立马喜笑颜开,
随即拉着我的手:“快走,快走,
爸爸,我们回城里找牛去!”

在女儿半拉半推间,我来不及

这里,就有甜瓜劳模、水果劳模、
养猪劳模,哪一个都不比你强。更
何况,要当全国劳模也绝非易事,
同样层层把关,是党中央国务院
给劳动者的最高荣誉,五年才评
一次,不比茅台酒出产前的窖藏
期短。

至于院士,恐怕是贵州和茅
台比你更想当,当上了便钱生钱
更有钱。可这回事与愿违呀,你
候选院士尚未尘埃落定,茅台股
份应声下跌,据说市值蒸发了xx
亿,真是蒸“溜”啊。真要想当
院士,让外人又插不上嘴,我建
议成立茅台研究院或中国酱香酒
研究院,不要说当院士,当院长
都不在话下,还能让想当院士的
兄弟姐妹集体过把瘾。此计如何?

灯下
漫笔玉兰
一瓣

和村长多说两句道别话语,于是
朝村长挥了挥手,便上了汽车。

车子启动,我从后视镜中看见
主任和志愿者又弯下腰捡拾起风
中的垃圾。那一个个渐行渐远,
最后消失的身影,勾起了我对故
乡最深的思念。

二十分钟后,当我们来到商
场大门口,映入眼帘的是一头牛
“模特”,她正慵懒地躺在围
栏干草堆之上,任凭人潮汹涌,
她却梦香依旧,除了牛角上套着
两枚彩带随风招摇,卖力地“招
揽”着顾客。

女儿试着轻唤了几声,无奈牛
却丝毫不为所动,连眼皮都没有
抬起一下。或许她早已听惯了城
市的喧嚣,看够了闹市的繁华。

回去的路上,女儿一脸委屈
的模样,想哭却强忍着。我媳妇
实在看不下去,轻轻揉了揉她。

那一刻,女儿哇哇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慢慢收住了哭声,自
言自语道:“牛一点都不懂礼
貌,不理人,懒洋洋的,只知道睡
觉!”

“我幼在田间,颇识牧牛趣。
寒蓑烟雨林,短笛斜阳路。”古
以来,牛就是儿童成长相伴的伙
伴,更是诗人笔下诗与远方独特
的元素。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
发展、生产力的进步,这世间
的大地,已不再需要牛去拉车、
去犁地,牛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在
这寻牛不易、见牛更难的当下,
其实牛的精神却悄然在人的身
上得以传承与发扬,正如今天
遇见的主任和社区志愿者日复
一日、默默无闻的身影;又如车
窗外这江海大地760万父老亲
中每一个坚持着梦想、埋头奋
斗的你我他;更像是在中印边
境战斗中,我军英雄团长祁发宝
虽手无寸铁,但张开的双臂却似
一对雄壮威武的牛角,守护住了
伟大祖国的国门。

寻牛牛不见,人生生似牛!